

改變歷史的 佛教高僧

于凌波 著



東大圖書公司

改變歷史的 佛教高僧

于凌波 著



宗教文庫
PDF

 東大圖書公司

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 / 于凌波著. -- 初版一刷. --

— 臺北市；東大，民91

面； 公分——(宗教文庫)

ISBN 957-19-2700-7 (平裝)

1. 僧伽-中國-傳記 2. 佛教-中國-傳記

229.3

91008260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◎ 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

著作人 于凌波

發行人 劉仲文
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電話 / 二五〇〇六六〇〇

郵撥 / 〇一〇七一七五——〇號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初版一刷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

編 號 E 22065

基本定價 肆 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2700-7 (平裝)

序 —— 中國佛教由開拓發展到保守沒落的過程

西元前五百餘年間，釋迦牟尼創立的印度佛教，於中國兩漢交替時代（西元世紀開始之初）傳入中國。這種外來的異質文化，如何能在一片新的土壤中萌芽生長呢？最重要的工作有二，一者是佛經的翻譯，二者是法義的傳播，這樣才能使中土人士知道什麼是佛教，由認同而接受信奉。古人撰著歷代的《高僧傳》，把譯經和義解列為十門之首，也正是這個意思。但不拘是佛經的翻譯，或者是法義的傳播，都需要人才——為佛法付出、奉獻的僧侶。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能夠在中國土壤中紮根生長、蓬勃發展、蒸蒸日上，實在是在這一階段中，佛教高僧輩出，他們為法忘身，以開拓前進的精神有以致之。例如本書——《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》中的人物，就全是為佛教開拓、發展貢獻心力的人物。

《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》這本書，是在早期佛教開拓發展的時段，在千百位為佛教付出、奉獻的高僧中，選出了十五位具有代表性、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。這十五位高僧，他們對歷史的影響，大到改變了歷史的方向。其實，所謂歷史者有兩種涵義：一種是事實的記載，一種是事實的本身。自事實本身來說，歷史包括著人類生活的一切現象。而宗教

文化，改變了世人的觀念與生活，也就是改變了歷史的方向，所以稱他們是「改變歷史的高僧」，並不是誇大之辭。在這十五位高僧中，包括了四類人物：一者釋譯經典，二者弘揚法義，三者西行求法，四者開宗立派。但是這十五位高僧，他們每人所具備的，並不止是一種身分，如果這樣分析的話，人數就不止十五位了。

例如譯經一門，四大譯經家的鳩摩羅什大師、真諦三藏、玄奘三藏、義淨大師當然是譯經人物；但是法顯、道宣、窺基、法藏等，他們都參加過譯場，對譯事各有貢獻，雖然不是專業的譯經師，但也不能抹煞他們對譯經的貢獻。其次弘揚法義（這在《高僧傳》中稱為義解）一門，道安、慧遠兩位大師，當然是此中巨擘；但是道生、智顗、吉藏、法藏等，也是一生講說不休，也應是義解門中的人物。第三是西行求法，由魏、晉到隋、唐，冒險犯難，為法忘身，西行取經的僧侶有一百數十人之多，本書選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，就是東晉的法顯，唐代的玄奘和義淨。

最後一門是開宗立派，這一方面的高僧就多了。由東晉到南北朝時代，慧遠大師在廬山結社念佛，後人奉為淨土宗初祖；鳩摩羅什大師在逍遙園譯出《成實論》，開創出小乘成實一宗。禪宗當然是以菩提達摩為初祖，但六祖慧能以後的禪宗，不同於達摩的禪宗，所以也加入了禪宗的革命者慧能大師。真諦三藏譯出《俱舍論》，開創出小乘俱舍一宗；又譯出《攝大乘論》，形成攝論一宗。吉藏大師繼承印度中觀學派

的學統，建立了三論一宗；智顗大師以《法華經》為所依，造出天台三大部，大成了天台宗。

到了隋、唐兩朝，道宣大師開創了南山律宗，玄奘大師與窺基開創了唯識宗，法藏大師完成了華嚴宗。中國大乘八宗中，只有密宗沒有列入。密宗是唐玄宗時代的開元三大士——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所開創，本書因限於篇幅，就只好割捨了。

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歷經漢、魏、兩晉，以至於到南北朝末期的五百多年間，在佛門高僧（不止是本書中的十多位，而是無數佛門僧侶）的耕耘下，一直在開拓發展，日益茁壯，特別是隋代統一到盛唐時代的兩百多年間，大乘八宗次第建立，教理宗義燦然大備，可以說是佛教昌隆的高峰——佛教的黃金時代。不過，佛教的基本教理是「緣起」、因緣和合生起。因緣是指許多因素條件，不是單一因素條件；所以任何一法的生滅變異，都是許多因素條件形成的，佛教的拓展茁壯，高僧輩出是因素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因素。因緣和合促成事物的成長，因緣離散也促成事物的變異。就在佛教蓬勃發展的時候，由於因緣離散使發展中的佛教遇到了挫折，那就是「會昌法難」。

會昌法難發生在唐武宗會昌年間——西元八四二年至八四五年。唐武宗是一個道教信徒，他信仰道教信到狂熱的程度。他即位（八四一年）之後，馬上召集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，於大內修金籙道場，他本人也受了法籙，宮中一

切儀式皆依道教辦理。以後數年間，他初則禁止民間舉行佛教儀式，繼則廢除無寺額的佛寺、佛堂（這些佛寺、佛堂的僧尼悉令還俗）。終至於會昌五年，敕令祠部取消全國寺院及僧尼，廢棄佛寺四萬四千餘所，被迫還俗的僧尼二十萬餘人。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，佛教才沒有被他澈底消滅。

中國佛教之有法難，不止會昌一次。會昌之前，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（西元四四六年），有太武帝的滅佛；北周建德三年，有北周武帝的滅佛，何以前兩次滅佛，過了不久佛教就重予復興；而會昌滅佛之後，佛教就日趨保守沒落，不能再復興呢？這也是因緣，這是許多因素條件造成的後果，而不是某單一因素。不過主要的因素，是前兩次法難時，佛教本身發展的潛力猶在，外在的壓力（法難）減輕後，佛教本身療傷止痛，重予復興。但會昌法難之後，佛教本身的生命潛力不夠了，因此欲振乏力，日趨保守沒落。

佛教本身生命衰老是主觀因素，還有其客觀因素。原來歷史上所稱的「盛唐時代」，是指太宗貞觀初年，到玄宗天寶末年這一百二三十年時間。天寶末年，安、史之亂興起，兩京陷落。以後雖然光復，但唐朝的國勢就日走下坡了。尤其是「會昌法難」以後，時序進入晚唐，晚唐時代藩鎮割據，征伐戰亂不止；繼之五代十國，王朝交迭，烽火百年不熄。尤其是後周世宗顯德二年（九五五年）：世宗實行排佛政策，詔令廢止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，又下詔毀佛像，收鐘、磬、鈸、鐸之類鑄錢。這是在會昌法難以後又一次重大的摧殘。

在這種社會背景下，以致寺院荒廢，經籍散佚，佛像法器盡燬，隋、唐時代鼎盛了兩百多年的佛教，至此零落殆盡。到了宋太祖建國（九六〇年），雖然很重視於振興佛教，無奈此時西土已無可供傳譯的經典，漢地亦乏弘揚法義的高僧。加以佛教本身生命力的衰老，這就是佛教由開拓發展到保守沒落的原因。這種保守沒落的情況，歷宋、元、明、清而延續到現代。

或者有人說：「現在臺灣的佛教不是十分昌隆嗎？何以說是保守沒落呢？」老實說，現在的佛教，有如「買櫝還珠」，徒留下佛教的軀殼，而失去了佛教的精神。我們十分懷念魏、晉、南北朝時代的佛教，尤其懷念那個時代的高僧。

于凌波敬撰於臺中雪廬紀念講堂

二〇〇二年元月



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

目次

序——中國佛教由開拓發展到保守沒落的過程

一、創立僧制的道安大師	1
二、結社念佛的慧遠大師	21
三、開創譯場的鳩摩羅什大師	41
四、萬里取經的法顯大師	59
五、主張眾生皆可成佛的道生大師	73
六、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大師	91
七、大成天台宗的智顗大師	105
八、攝論宗的開創者真諦大師	121
九、建立三論宗的吉藏大師	137
十、開創南山律宗的道宣大師	155
十一、中國佛教偉人玄奘大師	171
十二、弘揚唯識宗的窺基大師	191

十三、傳譯有部律的義淨大師	205
十四、禪宗的革命者慧能大師	219
十五、完成華嚴學說的法藏大師	237
後 記	251
佛教傳入中國後千年之間大事年表	253





一、創立僧制的道安大師

在漢末桓帝靈帝時代，
西域傳來的經典日多，
道安乃按譯出先後，
編著譯經者名錄，
以供研究者查閱，
這是一項創舉。

THE MUSEUM

1891

1892

1893

1894

1895

1896

1897

一、生逢亂世的天才少年

道安大師，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，也是佛教史上劃時代的高僧。道安大師以前，弘法傳教的都是來自西域的沙門；道安大師以後，中國僧侶才成為弘法傳教的主流。在東晉時代，他以一代宗師的身分，注釋經典，編纂經錄，制定僧尼規範，推動印度佛教的中國化。他對佛教的貢獻，可說是「繼往開來」；他對於佛教的影響，可說是既深且遠。他的德望功績，學識道風，歷來都受到佛教人士的敬仰。我們對這位大師的生平，有加以介紹與宣揚的必要。要介紹道安大師，就先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背景。

道安是常山扶柳縣（今河北省正定縣附近）人，出生於西晉懷帝永嘉六年（三一二年）。西晉是一個短命王朝，由晉武帝建國到晉愍帝滅亡，前後只有五十三年（二六五至三一七年）。但在亡國之前的十多年——即晉惠帝永興元年（三〇四年），「五胡亂華」的戰爭已經開始了。匈奴人劉淵在這一年占據離石僭號建國，接著羯、鮮卑、氐、羌等邊疆民族相繼興起，逐鹿中原。此後，稱王稱帝者凡一十六國，以大河南北作為他們逐鹿的競技場，彼此混戰廝殺者凡一百三十六年（三〇四至四三九年）。所以道安大師七十四年的生命過程，全是在刀兵戰爭中渡過的。

道安出生於一個讀書人的家庭，《高僧傳》道安本傳上說他：「家世英儒，早失覆蔭」。他生逢亂世，父母早喪，從小受到一位孔姓表兄的撫養。道安五歲的時候，西晉王朝就滅亡了。東晉雖然在建康（今南京市）建都，偏安江左，但北方卻是五胡十六國的時代。先有匈奴劉淵與羯人石勒的角逐中原，繼有鮮卑族慕容氏與氐族苻堅的鐵騎縱橫，中原糜爛，民不聊生，道安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。

道安生性穎悟，七歲開始讀書，十五歲時已通達五經文義，並涉獵佛經，《名僧傳抄》上說他十八歲出家，因為他長得又黑又醜，不為他師父所重視，師父叫他到田中耕作。他先後耕作三年，毫無怨言。後來他請師父給他一本佛經來讀，師父給了他一本約五千字的《辯意經》。他利用在田中耕作的空暇讀誦佛經，晚間把《辯意經》送還師父，請師父給他另換一本。師父問他：「今日這一卷你讀過了嗎？」道安答：「已熟讀成誦了」。師父要他背誦，果然背誦如流。師父又與了他一卷約萬言的《成具光明經》，他第二天晚間，又在師父面前把經文背誦出來，師父至此才知他天資過人，便對他另眼看待。未久送他去受具足戒，並鼓勵他出外遊學參訪。

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——東晉成帝咸康元年（三三五年），道安到了鄴都（在今河南臨漳縣境）。鄴都是石趙的國都，先是羯人石勒建立後趙，石勒死後，他的養子石虎殺石勒子石宏而自立，自稱天王，國都也自襄國遷到鄴都。這時自西域來華的沙門佛圖澄，駐錫鄴中寺，道安到鄴中寺謁見

佛圖澄大師。佛圖澄一見到道安，就對他非常賞識，跟他談論終日，意猶未盡。眾人見道安皮膚黝黑，形貌不揚，對之頗為輕視，也奇怪大師何以對他十分禮遇。佛圖澄對大眾說：「此人的器度，不是你們所能及的。」因為這樣，道安就留在鄴中寺，禮佛圖澄為師，隨侍左右。

佛圖澄大師是西域高僧，似為龜茲人。他幼年出家，清真務學，誦經數百萬言，善解法義。他雖然未讀過中國經史，而與中土諸學士辯論疑滯，沒有人辯得過他。他早年曾到過罽賓，受教於名師，善誦神咒，又善方技幻術。他於晉懷帝永嘉四年（三一〇年）來到洛陽，這時他已年近八十，想在洛陽建寺，以遭逢世亂未果。這時羯人石勒屯兵葛陂。佛圖澄觀石勒殘暴，他憫憐蒼生，欲以佛道感化石勒。他到葛陂，以大將郭黑略的介紹，見到了石勒，並以神咒方技贏得石勒的崇信，尊他為「大和尚」，軍國大事，都來徵詢他的意見。到後來石虎自立，對佛圖澄尤其傾心信任。佛圖澄每有所言，石虎雖不能盡用，但也多少收斂一些他殘暴的習性。後來石虎遷都，佛圖澄也隨著到了鄴都。

道安事佛圖澄的時候，佛圖澄已年逾百歲。道安對他「終身服膺」，始終不懈。在他師事佛圖澄前後十餘年中，隨佛圖澄學習小乘經典，兼學大乘般若。以此對佛教大小乘理論都奠下基礎。佛圖澄登座說法，都由道安複述，以此引起其他弟子的不服，故意提出種種疑難問題與道安為難。道安「挫銳解紛」，輕易的一一解答，使眾人歎服。當時就流傳著「漆

道人，驚四座」這句話。漆道人者，是說道安面目黧黑也。

二、顛沛流離的傳道生涯

晉穆帝永和四年（三四八年），佛圖澄病歿於鄴都，世壽一一六歲。第二年，後趙主石虎也死了。這時石氏內亂，後趙境內許多異族也紛紛擁兵自立。道安為避兵亂，翌年轉徙到濩澤（今山西陽城），從此開始了他十多年顛沛流離的生活。

濩澤是個很偏僻的地方，正是因為偏僻，所以才遠離兵燹之亂。道安初到濩澤時，他離眾孤居，研讀經典。後來名僧竺法濟、竺道護等也先後到了濩澤，他們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禪觀方面的《陰持入經》、《修行道地經》和《十二門經》，並且為這些經作了注解。道安在濩澤住了兩年，大約於晉穆帝永和七年（三五一年），與同學竺法汰等北上，到雁門郡的飛龍山（今山西渾源縣）。在飛龍山遇到了初出家時的舊友僧光，兩人相見欣然，乃一同研究經典法義，特別是討論以「格義」解釋佛經的問題。

原來自漢末至劉宋時代，般若經十分流行，包括道安、慧遠等在內，研究般若的人為數很多。當時研究者為理解般若思想，多依據老莊玄學的意義，去理解及注釋般若經義，這就稱為「格義佛教」。同時，研究的人數眾多，對般若空義就產生了種種分歧的理解，這在當時有「六家七宗」之說，

道安、慧遠等就是「本無宗」的代表人物。格義佛教，有正反兩種作用：正面作用，是使中土人士容易理解及接受佛法；但反面作用，則容易使人對經義發生誤解。道安、僧光所討論的，就是這個問題。在《高僧傳》的僧光本傳中，有他二人的一段對話：

道安說：「先前格義的方法，於理多有違背之處。」

僧光說：「既然是向來沿用的方法，我們不宜隨便批評前人。」

道安說：「研究教理，要正確理解，無關乎批評前人的問題。」

由以上的對話中，可以看出道安的觀念進步，認為格義於義理多違。而僧光較為保守，認為既然是前人傳下來的方法，我們照舊使用，不可妄加批評。道安不以為然，他認為研究教理，正確最為重要，前人不前人，大可不必理會。

道安雖然反對格義，事實上他也未能完全擺脫格義；實在是因為那時佛學名詞不夠用，不能不借用老莊的術語來比附解釋。

晉穆帝永和十年（三五四年）前後，道安離開飛龍山，到了河北的太行、恆山一帶，創立寺院，弘傳佛教。那時異族胡人以大河南北為殺戮戰場，兵燹不息，農村破產，人民生活痛苦達於極點。道安在這裡傳弘佛教，建立道場，使人們得到精神上的寄託和慰藉。《高僧傳》說他：「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。」這是說，河北的出家人中，有一半都集中到他的